H. H. MU CHINESE LIBRARY

起便奇

唐大家柳柳州文選卷之五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論議辨說文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評封建所由始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一篇主意）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
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
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
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

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

翻說

省文

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雖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倍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

歷次秦漢唐明郡邑所由壞非郡制之不善篇法縱横血脉井

下裂都會而爲之都邑𨻶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

急拍

直復發揮封建於民之利害

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有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

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都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

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輔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

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

丶請問唐虞夏何說

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

公私之辨理秦必然論封雄俊

上已駁倒才入正論

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
已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
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
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
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
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
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
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

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其○勢○前○○○○○
勢也

茅鹿門曰一篇强詞悍氣中間段落精爽議論明

確千古絶作

歸有光曰規時度勢根據証辯詞强氣捍理勝神

融

道器不相離之旨發得最透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是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

喻切

之。與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

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日守道不如守官盖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應前結束）果矣

（二字結案）

徐文昭曰理正則詞確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

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聞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自中人而降守是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illegible]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

李斯乃熾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陳明卿曰翻案法而下筆琅琅堅古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内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

承接看力

轉

接法緊

奇刻老子厚深文處

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强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非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歸震川曰謹嚴精悍

顧端屏曰詞局隳波瀾瀾識卓文奇子厚集中得意者

從刑禮上說起得大根原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

死於吏死於法剖判曲直于秋不刑之議

趣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名言）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足為）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元慶洩憤）其或元慶之父

纔是折獄手

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

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轉尤妙

結案

唐荊川曰理精而文工左氏國語之亞也

歸震川曰陳子昂之議卻於大綱上說道理亦不

可少子厚引禮以折其非特為元慶辯寃地
耳未可執一論也

辯難處義理明瑩意味悠長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轉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轉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

不指定史佚意味不盡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被○得○倒）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轉）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結○尤○高）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唐荊川曰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所謂大章短篇各極其妙

茅鹿門曰謹嚴一字移易不得

論語辯二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

新

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葢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

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茅鹿門曰此等辯折千年來罕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

言長沙於
二癘哭流
涕更何如

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嘘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

筆方最警形容

只一句便結

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可涕

顧瑞屏曰規諷時政悽涼悲惋擢科者汗當浹背

徐文昭曰苛政猛於虎家語適齊一折不爲簡賦

歛毒於蛇柳子捕蛇一說不爲多

全是有激之詞非正大道理故借他人口說出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

奇特

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

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溲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也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

懸出説意

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

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説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黄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

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大顛瑞屏曰大類漆園之旨離奇奔放然子厚固曰有激而爲是言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蜋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

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倛頭爲龍鳳麒麟蝗蝍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哉

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特眼）

茅鹿門曰俊逸

昌黎所謂握手出肺腑利害則下石擠鶻

鶻說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烏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是有亦奇）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㲉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

饑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黙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

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王荊石曰有筆力

徐文昭曰鶻猶如此人何以堪翻雲覆雨者盡誦

斯文

無一語不奇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于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華而長轂以戟

無數車輪盤旋筆下

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圜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卻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也其産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攣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徤

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汙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奇

茅鹿門曰峻峭巉巖而骨理特深

徐文昭曰千巖萬壑風風雨雨

羆說

提、破、頭、腦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徐文昭曰莊辛幸臣論尚覺叨叨矣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有設祠者、餐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窶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袵、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乞於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

似庭迎盞

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欵天津儷於神夫於漢
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歘兹辰之良幸而
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
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
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鼉
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爲狂局束
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
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

延態和燈
托出

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
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絶命不負
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
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
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
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
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
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
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

倘所惱其貌蠟其言以求實者乎

於臣恒使玷黜沓沓蹇蹇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憯憐掻脣一發徑膠加鉺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蹤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

更綴四語上不板

銜冤擘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窩臣心使其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跳呈豪傑投棄不有眉贖領蹙頞喠首歐大赦而歸塡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

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儇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靑褏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耻謟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

嶄然

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愼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徐文昭曰此亦昌黎送窮之意高占地位柳遜於韓沈欝遒茂韓亞於柳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亘爲楨楹脅爲閶闔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懲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隳兹揉木以限肘腋歆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絶繩墨句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脊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禀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燠寒欝悶結澁蹙蹇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恧嚬屹含蝪孕蠹外邪中乾

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丑爲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䰟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反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爲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慾在肩爲僂在膝爲攣戚施踦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水盜泉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昭王帝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茅鹿門曰經曰曲而等聖人未嘗絕曲也子厚性
獨剛直故以此得世詬嫉而斬之情見乎文
顧瑞屏曰曲几猶斬乞巧何爲故曰抱拙終身以
死誰惕

宥蝮蛇文 并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癱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卽而汝卽彼犯而鬬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

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孰未操鞭持芟扑以達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竄汝居易汝庭、不凌奥、不步闈、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脊、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泥腹次且、褰

已字恐是乎

鼻鈎牙穴　志蘄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鼈爲螾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呥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葺吾檻窖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隟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嚐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宥汝于野自求終

似大菩薩喚世文

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終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王荊石曰逸

茅鹿門曰柳子不殺蝮蛇胸次亦大

憎王孫文并序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彊彊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齾投

注竊取人食皆　實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猨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齧猨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其上羣山胡兹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嚚兮衝自宣斷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鬭善類兮譁駭披紛

緻

洒然

逼騷

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讙欣嘉華美木兮頹而繁羣披蘢蘙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爽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穸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儆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逐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康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茅鹿門曰亦足風刺

甚可[illegible]。

稽天浸地
兕狀濤声
已一筆畫出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汩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怳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趠嶢嵲兮萬里一覩崒入泓坳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棧齴鱗文肌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斷叉牙踔嶔崖蛇首豨鬣虎豹皮羣没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

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饑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
沈負羽無力鯨鯢凝畏淫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
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逈罝滔危顛崩濤澳䟽剡戈
鋋君不返兮春沈顛其外大泊泙𦗒淪終古廻薄旋
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
流不屬氓氓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
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鬼焉薄海若齎貨號風雷
巨鼇頷首丘山頹猖狂震虩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
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悄駭愁苦而

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岐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遥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貴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鬼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顧瑞屏曰何其文之似屈子也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牝鷄咿嗄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迁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娭娭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匡

豈得屈大夫心事

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稟稟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兮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貳沉黃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

盈睚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于崩亡何揮霍夫
雷電兮荷爲是之荒茫耀夸辭之曭朗兮世界以是
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藴憤而增傷諒先生之
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
不長芋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
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
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踰風之
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歸震川曰曭朗

柳文卷之五　終

唐大家柳柳州文選卷之六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参定

雅賦問對雜著

貞符　并序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

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盛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䟽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没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無一字不
經洗鍊

歷叙前後
錯落而道
緊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敓鬭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敺其内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鬭力大者搏齒利者嚙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交貫乎

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兹德實受命之符以莫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

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皆詭譎闒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漢之貞）瘼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歐脅縱臾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撇去六朝）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

垠以爲鑪。烹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
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
唐之貞
蒸爲清氣。疏爲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
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
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坼抵掎。奔
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
祗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於麾下。
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剄于虐
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

寧。帝肅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欽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

破千古之迷

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
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
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
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
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
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於
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
莫畢屠澤熯于爨灊炎以澣殄厥凶德乃敺乃夷懿
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

我糢粻。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
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
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
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沿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
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
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
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
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歸震川曰金石應制之文無一筆不精麗

徐文昭曰峻潔直追秦漢碑篆之文

口波之可畏若此君子之所以畏而慎也

解祟賦 并序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喜而爲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揮霍而要遮風雷唬唬以爲槖籥兮回祿煽怒而喊呀炖堪輿爲甗鍑兮爇雲漢而成霞鄧林大椿不足以充于燎兮倒扶桑落棠㢡轕而相文膏搖唇而增熾

兮焰掉舌而彌葩沃無瓶兮撲無箏金流玉鑠兮曾不自比于塵沙獨凄已而燠物愈騰沸而骸齣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爲禍往搜乎太玄之奥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爲室而靜爲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遁今也汝退凉汝者進烈汝者賂譬之猶谿天淵而覆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已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爲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傃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

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瑶華鋪冲虚以爲席駕恬泊以爲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始彼狙雌倏忽而以祟爲利者夫何爲耶

王荆石曰以火喻口極其震盪

描畫夢境宛然

夢歸賦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愔翳而愈微歘騰湧而上浮兮俄滉瀁之無依圜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鉥余以往路兮馭儗儗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以瀰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飈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

描寫歸思亦復恍然

轉入謫居更自慘然

幽漠以瀰汩兮進怊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互參差之白黑忽崩騫上下兮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修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飭山嵎嵎以巖立兮水汩汩以漂激魂怳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隕軾類曛黃之黭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心回互以壅塞鍾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罾罻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

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遊乎
曠野老鵩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
兮寓大鵬之遠去茍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國之爲
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
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折而不悟列
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王荆石曰夢境之怳惚鄉思之蕭條形容備矣

顧瑞屏曰其言不遠其調逼風騷矣

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攫拒聱岈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撐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覷閃蹀戶偒若僕妾其拔衍則平盈旋繞紆徐夷延若飛

形勝之盛

蕺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衡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瀆濁麋沸黿鼉詭怪于于湄湄騰倒趹越委泊涯涘呀呷欱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鴟于嶾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淵汗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檣檣之所御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

鏗然

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子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籍也願聞其他

兵器之利

先生曰太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罷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鈹爲鈎爲鏑爲鏃爲槊爲鍭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褷褷合衆靈而成之慱者狹者齒者直者戲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雲蓮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

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跕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被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兵之爲上哉

馮匹之奇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産土塞氣勁崖拆谷裂草

奇麗到此

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烑烑溶溶紜紜轠
轠轔轔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驪黝然而陰病
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
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
止羣飲源稿迴食野豬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潰潰焉
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開合萬狀喜者
鵲厲怒者人搏決然坌躍千里相角風騣霧鬣斷山
抉壑耳擢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久而復攫地
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鬭目相馴聚溲更虛昂首

材木之壯

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縈繞仰乳俯齕蟻雜螽集啾啾濮濮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麾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濇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

環瑰萬狀

傾碉磬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激泉源之淦灣根綾怪石不上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刀披虹霓聲振連巒柹墳層谿丁丁登登硠硠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淵淵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鬭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嵃捎殺擢崪坱圠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鴟鸛鶖鶬號鳴飛翔貙豻虎兕奔觸讋[illegible]伏無所入遯無所脆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硉兀轉騰冐沒

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匯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追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揖拉頹踏捽首軒尾須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旣渟旣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巳有先生之所

昔之七發自小至大今兵馬宮室未嘗容心乃擽陳魚膾失次第矣

陳四累之下也且虒祁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
魚膾之精
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畧斷流修網亘山
罩罾羃罜織絍其間巨舟軒昂佹佹廻環水師更呼
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援鯨鰭戮
白黿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捜攬流離擲縮推移梁
會網蹙騰天彌圍掉躍攡蹺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
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秉化會神振援漣淪
摘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電於龍門者猶

鹽之多

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爵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鱨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塡溢饜飫腥膏烏鹵聞膾炙之美則揜鼻蹙額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甗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頼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

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邐灑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延布脈寫膏浸潗濕滑汩㶁高掩痺漫壠冐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値堤防瀴瀛沛濊偃然成淵漭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

奇○麗○至○此

漉升鹵窖起孕靈富煴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詭廻睟一瞬積雪百里皛皛曓冪暴奮僨離析鍛圭椎璧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氷裂雹碎龍蓰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

晶熠爍螢駭電走亘步盈輋方尺數斗於是裒歛之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㴎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驘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貨通行而不

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又先之以霸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明行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

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響有嘉樂。宴有庭實。登
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
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
之則震。抪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
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
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
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
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
攫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

一及上古須躡溍泊一人危詞便落惡道故寂寥數語而止

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終之以帝王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開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

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財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鬪諜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于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于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擧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王荊石曰此等攄拾瓌壯之文韓子不能作

歸震川曰漢魏來七之遺也精麗馳騁亦不相上下

層次之妙如莊辛幸臣論

設漁者對智伯

伏、後、張、本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瑶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遠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于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鰱鱣鯉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壽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呑其後愈肆

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顛倒頓蹄順流而下宛委冒憒環坻激而不能出鬻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

○二○層○

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漁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鬻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

○三○層○

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

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鬻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修家若欒氏都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鯋鱮鱣鰸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喪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胤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

應第一層　應第三層

忽然又止

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爲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儆然以爲咸在機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合族而退不肯同禍叚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應第三○層）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胸披於上黨尾斷于中山之外而腸流于大陸爲螻蟻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

文王何有智伯不悦、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

智氏其地三分

茅鹿門曰諷貪得而招敵者而文亦極力摹寫

歸震川曰機鋒雋警全從戰國策得來

已作愚溪記此不須費詞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

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

妙評

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華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亦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蜂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

机神翔舞

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以略吾茫洋乎無知氷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趍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水石衝冐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凉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

手而辭。一睇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王荆石曰小文却發越雄渾

歸震川曰自嘲正自矜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旣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

到底悲感

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于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瘵幾嗣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瀆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茅鹿門曰解嘲釋譏諸文之遺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於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壯齒十有一人謖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中廐病顙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敕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illegible]元和十年扶服輦曳未嘗及人又匿愧[illegible]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

眄是起廢光景猶裊如画

故去姁學者與女釋者倀倀亡所師遂相與出躄浮圖以爲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舉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躄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廄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起廢急矣）異技硿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宅馬食斥棄異皁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廄之馬亡肯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群駟舟以泝江將至亡以爲乘廄人咸曰病顙

摹馬起廢之狀更妙

駒大而不尨可秣餙焉乞馬巴蘷痺鞅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薦之蔍縻之絲絡剔蚤鬋刮惡除洟莝以雕胡秣以香萁錯貝鱗纏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綉或膏其鬣或靡其脂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旟前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黧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膻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

故作腐語轉歎妙

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出角羈貫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縣足曾不得騁不若是州之老釋師太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士重吾辠於是黨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

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歸震川曰妙寫

徐文昭曰備極形容曲盡無聊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州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與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兇之穴。跧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浪見怪。以爲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驚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

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梟衆輕鬪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强弩之初孤豚僨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蠡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勦絕有音不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執鋭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切觀上略總帥、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肅[illegible]於山林援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倦於羽檄跋足惟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廻捧受部命、

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歡聲洽於萬夫勝氣横於千里
圍容不入屨且及於寢門家事勿閡土巳塡於左闔
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
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
精食浮爲日固久客府楊中丞以義烈爲巳任勛襲
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爲家風業傳龔罷並膺邦
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横
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
喜誅有可哀微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

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晝遠致殄勦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業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寔謂揚名事須發牒隣營以成犄角舉牒者

王荊石曰闊筆壯觀

一語眞得聖人心事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

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厥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葉

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茅鹿門曰尹之五就桀處尹知之吾不能言之矣

子厚揣摩綽有入思纖處

三戒 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

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可憐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

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
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
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已生歲直子鼠子
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
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
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
人兼行夜則竊齧鬭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

精絕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王荆石曰老筆

徐文昭曰警醒如晨鐘

歎世情

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

今人那肯

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陳明卿曰吾輩須將二事作商量要之有師不患

無友

孫朴瑞箴
妖至而防
瑞至而狂
服亂獄箴
百昔立名
謂為非所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爲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痛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顧瑞屏曰深於理道之言字字皆堪三覆

吏商

吏非商也吏而商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溥汙吏以貨商貲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敓焚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聚廢小者惡終不逐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貲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敓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强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

此言近於鄙屑然刻意醒世正是不妨

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淵海以爲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敗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何以利教爲也撫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

以救世也故韋而後言

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誘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没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處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致。夫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千年未發

陳明卿曰卽宋清傳旨而暢言之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嫓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者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

極力摹寫

錯綜變化尺幅中具有無限机鋒

子厚深服昌黎故其題如此

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羮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濇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

奇絶

放諸座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于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王荆石曰取青媲白肥皮厚肉今文之病全在此乃家珍㪺帚眞元氣一厄有志者當乞祖龍之炬耳